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

第五回 暗挑逗歌曲寄相思 真莽撞貪杯失巨款

卻說曹來甦，本來是億利金號的副管事，東家因為他認得的人多，所以叫他在外邊拉生意，他纔搬到香爐營二條胡同住下。弄到了錢，是九五扣，曹來甦也就很過得去。後來，就靠著這個走動人情，在山東河工保了一個從九，每一處合龍，必有他的名字。一保再保，已是保到知縣了。其實，他並沒有到過河工，也不曉得這個黃河是東西的南北的。自保了知縣，核準了，他也不想再往上爬，就趕著要引見出來。為的是知縣這個官不比別的，一來是有生殺之權，二來是可以發財的。他本是雲南的原籍，自幼在浙江一年，在湖北也住過幾年，認的人確也不少，他卻沒有打聽外邊的情形。聽說貴州的人少，容易補缺，便指了貴州省。又要了東家一封信，給貴州當道的，是托他照應，把頂好的事給他的話。但是這個貴州十分瘠苦，處萬山之中，又是晴少雨多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無一樣能夠稱心如意。所以，從前的人有幾句歌，單說貴州的地方是「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尺平，人無三兩銀」。雖是不無過分，然亦可想而知了。曹來甦到省一個多月，略略曉得了底細，心中甚是懊悶，又想改省。因為東家的信沒有發作，所以耽擱幾天。後來，又找了一個舊日相知李子和李道臺去求撫臺，撫臺說是曉得的，極想給他一個事，但現在並沒有好的，叫他暫且耐心等幾天罷。李道臺回復了曹來甦，曹來甦也無法想，祇得權時住了下來。

貴州地方雖然窮苦，卻是有錢也沒處用的。又過了些時候，撫臺傳見，委他到湖北看紡紗織布等局的做法並利弊。又叫他于江浙一帶，要是有好蠶子並桑秧，教他辦些回來。即刻就發了一千二百兩銀子。曹來甦謝了委，歇了三天，就料理起身，打算到了湖北再說別的。

早有縣中派來的轎子、牲口不少，曹來甦把銀子裝在箱子裏，又勻了幾十兩碎的放在腰裏，預備路上零用，就上了路。一站一站往湖南走，這個貴州路是不好走的。有一種高山，在這個山頭上站著，可以同那個山頭上的人說話，要想走過去，必須下了這座山，再往那座山上來。要是會走的，走的快，一天也可以到了。倘若是年紀大的人，或是小孩子，一天還是走不到呢。

曹來甦走了好幾天，走到了三義鎮，撿了一座大大的客店住下來。雖是八月裏天氣，卻還熱得很，曹來甦就招呼把桌子移在院子裏去，披襟當風，甚是快樂。忽然，天上起了一塊烏雲，慢慢的越攤越大，不到一刻，風聲怒號，滿天是濃雲密布。曹來甦趕緊吩咐跟班，把桌子上的東西往房裏搬，尚未搬完，已是大雨傾盆的來了。這一場雨足足下了一天一夜，街上的水已是擁淤住了。那雨還是停一刻下一陣，一連三天，真是路絕行人。

曹來甦是起早走的，祇因這場雨太大，發了山水阻住了路，不能前進。閑坐在客店裏，毫無聊賴，氣悶得很，曹來甦祇是握手頓腳，沒有法子。猛聽見隔壁店裏琵琶的聲音，覺得一聲聲都到心坎兒上來，並聽著有個細聲細氣的女子在那裏唱。曹來甦便喊了店裏來問是做什麼的？店家說：「是往貴州省城裏去的，也是阻了雨，在這裏兩三天了。」曹來甦本來懂得曲子，又曉得音律，聽他唱的是一出《四季相思》，曹來甦就估著他不是什麼官眷，便叫店家去打聽打聽做什麼的？店家說：「不用打聽，是一班跑馬買解的。」曹來甦忽然心中一動，便叫店家去問他可肯陪酒？店家說：「可以，昨天他一個老太婆還對我說起，我是沒敢對老爺說。」曹來甦道：「現在為雨所阻，不能前進，弄個人來彈唱彈唱，解解悶也是好的。」就叫店家去叫。

不多一回，一位姑娘果然跟著店家來了。後面有一個老女人，手裏提著琵琶，還有一支水煙袋。曹來甦看了看他，姿色也還不惡，就叫他坐在炕上，攀談了兩句。曹來甦又問他：「會唱什麼曲子？」女的道：「請點罷。」一面說，早就把琵琶接過來，和準了弦子，拿指甲彈了幾彈，又收了一收。曹來甦道：「唱一出《三娘教子》罷。」女的也不接腔，便把琵琶彈了一會，就接著戲文唱起來。

曹來甦聽他口音，仿佛是揚州一路的人，等他唱完了，便問他是那裏人？女的道：「是甘泉縣人。」曹來甦道：「你的色藝都還不錯，為什麼不在幾個大碼頭上混混，卻要到貴州去？」女的道：「大碼頭上好的多，那裏輪得到我？貴州雖說不好，第一人少，是最好的事。這也如同做官的一樣，總要分發到人少的省分裏去，這就叫做‘人棄我取’的講究。」曹來甦笑了一笑道：「主意到也不錯。」那女的便接口問道：「老爺貴姓？」曹來甦道：「我姓曹，我是雲南人，從小生長在你們下江，現在是在貴州做官。」女的道：「我不曉得，原來是位大老爺，但是現在還是到貴州去？還是到哪裏去？」曹來甦道：「是往下江去。」女的道：「為什麼要到下江去？」曹來甦道：「我是奉了撫臺的文書，派我到湖北看看各處廠子，再到下江去買點東西。大約你們揚州，也是一定要到的。」女的道：「幾時可以回來？」曹來甦道：「說不定，也許兩三個月，也許四五個月，但是今年是一定要回來過年的。」女的道：「老爺的公館在那一門，什麼街？」曹來甦道：「我的公館在東旗桿下，一問就知的。」

女的道：「等你老人家回來了，我再來找你。你此次出門，就祇帶一個人麼？」曹來甦道：「一個人夠了，下去一路都有接客的。」女的道：「這回事，你好幾千銀子。」曹來甦道：「笑話，笑話！統共發了一千幾百兩銀子，各樣在內，我是真也不會辦。」女的道：「銀子想已匯出去了。」曹來甦道：「貴州匯水太重，我是自己帶著他。」女的道：「帶著他，不怕失落了麼？」曹來甦道：「我到東，他到東；我到西，他到西，再也不敢失誤的。不過是上上下下，箱子稍為重些，就費了事。」女的道：「放在一處嫌重，何妨放在兩處。」曹來甦笑道：「看你不出，年輕的人倒有主意，我就是兩處放的。」女的道：「我聽見人家說，雲南、貴州人最會說假話的。你老是雲南人，諒來也是會說假話。」曹來甦道：「何以見得？出孔夫子的地方，也還有做強盜的，那能管得許多。」女的道：「你既然不說假話，我要請教你老人家一句話，我在下江那邊，洋錢是見過的了。但是這銀子是從來不曾見過面，也不曉得是什麼東西，什麼顏色？祇聽見人說銀子最是有用，也可以換洋錢，無論什麼都可以辦。就是要做官，也祇要拿銀子給皇上家，越多的，官越大。我問他們，這銀子是那裏來的？他們說，是地上挖出來的。我就打聽銀子是什麼顏色？預備著我們也可以挖點用。他們說，是藍的，上一等的能夠發亮，再上一等是淡紅，頂好的是大紅的。可不知道是不是？老爺你帶的銀子，到底是那一號的？」

曹來甦笑道：「瞎說，銀子是白的，那裏會有藍的、紅的，還透亮的呢？」女的道：「怪不道人家說，雲貴老爺們會說假話，今天可相信了。」曹來甦道：「怎麼曉得我說假話？」女的道：「有一天，我在鎮江看見一個官，坐著轎子，帶著一個頂子，是個深藍的；後來，在蕪湖又看見一個官，坐了藍色的轎子，戴的頂子是個透亮的；後來，在安徽省城裏又看見一位官，乃是綠顏色的轎子，戴的是紅頂子。我越看越奇怪，就問起他家來，說他戴的頂子是什麼東西做的？就有人告訴我，說是銀子做的。頂壞的銀子做的是白的，不值錢。稍為好些是透亮白的，他們叫他做水晶頂子。看得過的銀子做出來是藍顏色，再上去就是透亮的藍、紅的了。所以我纔曉得這個銀子，是有好幾種顏色。後來又曉得，官越大，化的錢越多；他既然化的錢多，他頭上的東西，自然揀頂好的銀子打了。你老是貴州的官，你化了多少銀子？你的頂子是紅的，還是大紅的？」曹來甦道：「真正混說，是人家給你當上的。銀子祇有一樣白的，沒有第二樣顏色的。你不看見時神爺手裏拿的一個大黃元寶、白元寶麼？那黃元寶就是金的，白元寶就是銀的。況且，你頭上戴的首飾，你也可以拿下來看看，這個白的便是銀子的。」

女的拔下來看了看，笑嘻嘻的道：「瞎說，你別哄我，這個是洋錢炸了打的。」曹來甦道：「洋錢就是化了銀子打的。」女的道：「怎麼銀子沒有洋錢貴呢？」曹來甦道：「這個看分量。」女的道：「既然銀子貴，為什麼要化成洋錢用呢？」曹來甦道：「為的是用著便當。」女的道：「我曉得了，銀子準是幾十斤一塊的。」曹來甦道：「不定，頂多的五十幾兩。」女的道：「我更糊塗了，五十幾兩是多少斤呢？」曹來甦道：「三斤多點。」女的道：「我聽說是，一千銀子是六十多斤，這是個什麼說法？」曹來甦道：「不錯，一隻元寶是三斤多，十隻就是三十多斤，二十隻不是六十多斤麼。」女的道：「這個不好，上路帶著他，累贅的很。」

曹來魁道：「我本來等到了湖北，就去兌了票子，用的便當些。」女的道：「你放在箱子裏，一路上時時刻刻的開，你不怕失落了麼？」曹來魁道：「我另外帶了百把銀子作為零用，整數的便收了起來，路上不去開他。」女的道：「那就很好了。」講夠多時，女的站起來道：「對不住曹老爺，停歇再過來。」說著便走回去了。曹來魁看他傻得可笑，等他走過，停了一回，喊了店家，打聽他同住的有什麼人？店家說：「他有爹，有媽，有兄弟，還有兩個伙計。」曹來魁道：「他到底是什麼行徑？」店家道：「他們是賣技不賣身的。」曹來魁也不往下說了。

過了一夜，那雨是住了，但是地下還不能走。曹來魁就到房門口站了一回，又到店門口去望望街上，心裏又念著昨天那個女的。站了一會，正打算進來，一回頭，猛然看見隔壁店門口，那個女人也站在那裏。曹來魁朝著他一笑，女的道：「今天還是不能走，老爺沒有事情，過來坐坐罷。」曹來魁答應著，便不知不覺的走過來了。

女的在前引路，同到自己住的房裏來。昨天同來的那個老婆子，也出來叫了一聲老爺。讓到房裏去，又去舀了水洗茶碗，去泡茶，又去點了一個火，遞了一支水煙袋過來說：「請老爺吃煙。」曹來魁看了看，他們房裏也還不十分窮苦。女的又去忙著開了鴉片煙燈，讓曹來魁在炕上坐下，嘴裏夾七夾人的說了一回。那個老婆子走了進來道：「我們將來到了貴州，諸事還要求大老爺照應呢。」曹來魁道：「自然，自然，那不用說。你們到貴州住在那裏？」老婆子道：「沒有一準，大老爺可曉得那個店最好？」曹來魁道：「鼓樓前有一個高升客店，還寬敞乾淨，可以落落腳。光景是總要找房子的了。」老婆子道：「房子容易找不容易找？」曹來魁道：「房子倒也不難。」老婆子道：「大老爺是到湖北去麼？」曹來魁道：「不止湖北，還要到上海去呢。」老婆子道：「約摸要幾個月纔可回來？」曹來魁道：「要是快，三個月也可回來了。」老婆子道：「真正辛苦得很呢。」說完依舊走了出去。

曹來魁同這個女的談了一回，站起身來要回店去，卻被女的一把拉住道：「你回店去也是一個人坐著沒有事，在這裏坐坐何妨？」曹來魁道：「我要回去吃飯。」女的道：「我已經招呼備了飯，你在這裏吃頓苦飯罷。」曹來魁道：「這又何必費事呢？」女的道：「巴結巴結曹大老爺，將來到了貴州，多照顧點就有了。」曹來魁道：「笑話，笑話。」嘴裏說著，卻依舊坐了下來。女的陪著說了一回話，便走到外間去，同方纔那個老婆子唧咕了一回，依舊進來。祇聽見外間拖桌子，擺碗筷的聲音，忙了一回，老婆子卻走到門口來說：「請老爺坐罷。」女的答應著，便邀了曹來魁出來坐。

曹來魁走到外間一看，正中擺了一張桌子，擺了八隻碟子，無非是雞、鴨、魚、肉、花生、瓜子等類。還有一把大酒壺，一個大酒杯，一個小酒杯。女的走過來，便把酒壺在酒杯裏斟上一大杯，曹來魁道：「你們在客邊，這是何必如此呢？」女的道：「這是家常便飯，並不費事。」女的又問道：「你的公館在貴州那裏？」曹來魁道：「在南門大街大牌坊的東首，一問就知道的。」一面說著話，又上著菜，杯到酒幹。女的又道：「你的管家，可以叫他來吃點東西。」曹來魁道：「不必，不必。」女的道：「菜也多，吃不了明天又要壞了。與其便宜他們店家，不如還是自家人吃罷。」曹來魁道：「也可以。」女的就招呼人去喊了過來，叫他在邊吃。女的一味的讓酒，左一杯，右一杯，吃的很有點醉意了，當不住女的一味的讓，直吃得酩酊大醉，就躺在女人床上睡著了。一覺醒來，已是點了燈了。曹來魁喝了茶，站起來腿還有點發軟，就叫跟班扶了回去，放倒頭便睡，一直睡到天明纔起來。

天也晴了，地下也好走了。曹來魁便料理動身，又到隔壁去看看，那一班人已經動過身了。曹來魁也不在意，就叫店裏來算帳。心中又想：好奇怪，那個女的前天來過一趟，唱了兩出曲子，昨天又破費了許多，辦了一桌菜，我一個錢也沒有給他。他也不等著錢，竟自一早就走了，倒也實在大方得很。要不是曉得我是貴州的官，將來是少不了的，所以忙不在一時，將來到貴州，好拉個相好的意思。胡思亂想了一回，也就丟開。

不一刻，轎夫、挑夫均已齊備，曹來魁便出來上了轎子動身。不到三四十里路，就是湖南的地界了。在路行程不止一日，早已到了長沙，找了客寓住下。他先前認得的一位伍瓊芳，在這裏候補，也不去找他，便一直走到一家匯票號裏，去對他說明，有一千二百兩銀子要匯到上海去的話。票號裏答應了，說定當晚來挑銀子。

曹來魁又到各處遊玩了一回，回到寓裏，便去把三隻皮箱搬下，打開了鎖，掏摸了半天，卻是一包銀子也不見，心裏有些發毛。到得第一個箱子裏，到有好幾包在內，曹來魁還祇道自己差了，便用手去拿出來。不料拿到手裏，分量不重，及至打開來一看，那裏是銀子，都是些磚頭瓦片。連開三個，都是如此，銀子是一包沒有。曹來魁嚇得目瞪口呆，心裏早已恍然大悟，是那天留他吃酒的時候，又因為菜多，連用人都喊過去吃，就是這個檔兒，他們便趁空過來偷了。但是一無憑據，況且離貴州又遠，還不知道那一班人，到底是往那裏去的？呆呆的思想，一言不發，跟班的在旁邊，也看呆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那票號裏挑銀子的也來了。曹來魁沒得法子，祇得復他不匯了。曹來魁坐著呆想一回，盤纏雖還有幾個，這買東西的拿什麼去辦？想來想去，一籌莫展。他的跟班在旁邊插嘴道：「老爺同這裏伍大老爺相好，去拜拜他何妨？」曹來魁心上自己明白，從前湖南那起參案，本來是不要緊的，他是欺伍瓊芳的。當下曹來魁無可奈何，祇得派人到號房裏查查伍瓊芳的住處，便換了一身衣服，穿了缺襟袍子、方馬褂，坐了一乘便轎去拜伍瓊芳。剛到了門口一看，祇見兩條封皮封著，不覺大吃一驚。忙去向左右的鄰居，纔知道是因為虧空查抄了，現在伍瓊芳已坐在司監裏。

曹來魁沉吟了一回，沒有法子。況且轎子歇在當街，也不雅觀，祇得叫周升跟著，索性去稟見首府，再去拜首縣去。轎夫說是聽說首縣請了感冒假，已是半個月沒出來。聽說首府是封門考試，可不知道見不見？曹來魁聽了，更是著急。當下一籌莫展，祇得依舊坐了轎子回去。開發過轎錢，坐在房裏默默的一言不發。周升也是看了發急，祇因這一急，到急了一個法子出來。

要知是何法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